

浩气长存雁门关

□徐国南 文 摄



战国时赵国名将李牧奉命常驻雁门；秦朝大将蒙恬率兵从雁门出塞北击匈奴；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都驰骋在雁门关塞内外，为击败匈奴立下汗马功劳；北宋杨家将镇守雁门关英勇抗辽保家卫国的故事更是世代流传家

喻户晓感人至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团在雁门关两次设伏，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重大胜利。

这悲壮的一幕幕，彰显我华夏英雄儿女每

逢民族危亡之时，便挺身而出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心怀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担负起抗击强暴守卫国土的重任，“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其壮举可歌可泣感动天地浩气长存。尽管他们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各异，但都具有大爱胸怀、忘我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烽火散去，历史已经落下帷幕，血与火的碰撞再一次成遥远的过去。但家国情怀却亘古不变一脉相承浩气长存。

今天，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征途漫漫，绝不会是坦荡无阻一马平川，势必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强暴势力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且须直面的关键问题。每个炎黄子孙尤其是年轻一代若能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枕戈待旦，有面对强敌能挺身而出勇往直前的勇气，弘扬家国情怀和忘我精神，还愁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敌人不可战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

雁门雄关巍然屹立，家国情怀浩气长存！

履之留痕

四月中旬雁门关，北风劲吹，寒气袭人。登上大气磅礴的雁门关城头，群峰争雄，重峦叠嶂。苍苍茫茫，横无际涯。万里长城如一条巨龙在崇山峻岭中连绵起伏曲折蜿蜒不见尽头。

雁门关依山傍险，雄踞于勾注山上。北通晋北重镇大同，南通晋中重镇太原。进可驻辽阔草原，退可守千里关中，是古时抵挡塞外民族入侵的重要门户，是长城的重要关隘，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被誉为“中华第一关”。因其地理位置极为险要，自古即为我国北部边防要塞。

驻足千年雄关，遥望苍茫历史，心潮澎湃热血奔涌思接千载：这里曾旌旗漫卷风吼马嘶狼烟四起天地昏，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四面边声连角起”，名将辈出叱咤风云威震敌胆壮中华。门洞石板古朴厚重光滑如玉见证了人间沧桑，秦砖汉瓦故垒烽燧枯木荒丘低诉着不朽的传奇，抵御外侮抗击侵略为国戍边的英雄壮举源远流长名垂青史。

自春秋起，雁门关既是道雄关，更是一个舞台。多少英雄人物纷纷登上这个壮阔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悲壮感人肺腑的历史壮剧：

小小说

爸爸爸

□支奕

陈小海原来不姓陈，他姓孙。孙小海放了学，撒开脚丫子就往派出所的方向奔。他在教导员的跟前大口喘着粗气，点了名要找社区民警陈留夏。教导员抬头看了一眼铅灰色的天空，盯着孙小海的眼睛说，你看风还没有歇，浪又那么大，回岛的船早就停航了。陈留夏休完假这会儿被困在舟山本岛，铁定是游不过来的。你找他做什么？是不是又跟街上的人打架了？孙小海没回答，他拧着眉头，学着教导员的样子抬头看天，然后就跟海面上赶过来的风一样跑远了。

第二天傍晚，孙小海又来到派出所门口。教导员这一回告诉他，陈留夏回来了，可他现在人不在所里。

那他去哪儿了？

他啊，背个工作包，拎了五斤肉，说是去看郑老太了。

孙小海听了，转身就往郑老太的家里跑。郑老太常年寡居在半山腰上，通往她家的石阶路歪歪扭扭，很不好走，孙小海只好也把自己走得歪歪扭扭。他满头大汗地跑进郑老大家的小院子，看到郑老太正系着围裙在厨灶间里面炖肉。孙小海说，陈留夏呢？郑老太在咕噜咕噜的肉香声中笑呵呵地说，刚走，他到后山头的李老头那里修家具去了。

孙小海一跺脚，急急去翻后山头。后山头五节芒齐腰，叶子锋利的边缘拉开了孙小海稚嫩的手。孙小海把手放到嘴巴上吮吸，一双脚还是不停地走啊走。李老头坐在一把新加了条腿的椅子上，美滋滋地喝烧酒。孙小海说，陈，陈留夏呢？李老头说，刚走，他去郑小满家里给她的傻儿子喂药了。

孙小海咬咬牙，又穿过一片小树林，路边青绿色的苍耳沾到他的衣服上，缠进他的头发里。孙小海看到郑小满在给他的傻儿子

大壮推按肩膀。村里人都知道，大壮有精神疾病，又不肯好好吃药，只有民警来了他才会信任地吃下去。孙小海看着大壮舒服得哼哼唧唧，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陈，陈，留，夏，呢？郑小满一脸宽慰地说，陈警官啊，刚刚回所里去了。

孙小海说不出话了，他简直是要哭出来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这座离岛现在如一只黑黢黢的怪物，大半个身体都埋伏在潮湿的海水里。风声幽咽，月亮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片薄薄的鱼鳞。孙小海拖着书包，十分沮丧地走在小树林里。一双双闪着荧光的小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他，那是花狸和猫头鹰。孙小海又累又怕，还跌了一跤，两只膝盖重重地磕进泥土里。他再没忍住，伤心地大哭起来，直到把自己哭得昏睡过去，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他努力撑开眼皮，一束笔直的光柱刺穿鬼魅的树影，是陈留夏。陈留夏摸摸孙小海的头，说可算找到你，你奶奶都快急疯了。

陈留夏把孙小海背回家，孙小海一路沉默地趴在陈留夏的背上，他记起第一次认识陈留夏也是在一个夏夜里。他在大街上打架，他一个打好几个，狠得很，被巡逻路过的陈留夏看到带到了派出所里。孙小海在办公椅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是热的荷包蛋和红烧肉。孙小海吃得泪流满面，但他固执地认为那一定是面太烫的缘故。陈留夏说，以后打不打架，他说，不打。陈留夏说，有本事读书好。孙小海说，我一定有本事。陈留夏说，有本事考清北。孙小海说，我不要考清北，我要考警校，考警校才有本事。孙小海到了家，拉住陈留夏的衣角不肯放。陈留夏蹲下身，听说你在找我？孙小海赧着脸说，老师这周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要拍一张和爸爸的合影，我没爸爸，你跟我

爸爸很像，你能和我拍张照吗？陈留夏一下子愣住了。后来他帮小海理好衣服，理好头发，和小海头挨着头，两人对着手机笑成两朵花。

孙小海有了一个警察爸爸。陈留夏和所里民警带着米油，轮流上门探望祖孙俩，陈爸爸还会监督小海做功课，小海也从捣蛋大王变成了三好学生的模样。五年后，陈留夏从所里调走了，他离开了这座小岛，也离开了舟山。小海拿着陈爸爸每年寄给他的钱和信，常常一个人来到海边眺望。陈留夏在信里鼓励他好好学习，小海不出声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派出所来家里走访的民警换了好几个，小海也慢慢长大了。

那年夏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海，决定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去看望陈留夏。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女人接待了他。那是陈的妻子薛小蓓。薛小蓓告诉小海，陈留夏得了渐冻症，他的身体永远陷在了冰天雪地里。那天小海看到轮椅里的陈留夏，他软得像一根面条。小海抱起他，给他擦身子，剪指甲。陈留夏被抱起的时候，他的头垂在小海的肩膀上，陈小海的嘴就在他的耳边，这时候陈留夏清晰地听到陈小海叫，爸、爸、爸，我考上警校了。

又过了四年，一天，陈小海接到了薛小蓓的电话，她告诉他，陈留夏在这个夏天去了。这时候的陈小海正像当年的陈留夏一样，穿梭在家乡小岛的树林山间，给孤寡老人送菜送肉，帮村民修理家电，给大壮喂药……做完了这些，陈小海一个人来到海边，久久地凝望远方。他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爸；他又叫，爸爸。后来他对着大海叫，爸、爸爸、爸、爸爸……他就对着大海不停地喊，爸爸爸，一直喊到嗓子哑了，一直喊到夕阳红了，一直喊到，月上中天。

诗风雅韵

致敬最美劳动者

□缪佳祯

当春天的鸟儿在风中写下，飞翔的篇章
无数建设者迎着新时代的晨光，开始奔跑
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一路风雨兼程
我们一起奏响城市的劳动交响曲
你看，千岛大地上，一片片热火朝天的奋进景象
你听，时间嘀嗒里，一颗颗蓬勃跳动的赤诚之心
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高举着信仰的旗帜，汇聚起磅礴的力量

或许，你曾经过我们身边，看高高的脚手架上
橙色的头盔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我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或许，你曾在巨大的厂房，听机器轰鸣声里
蓝色的工服，映衬着飞腾的金色火花
我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船舶、码头、工厂、田地，构成坚实的骨架
耕耘、探索、创造、创业，筑就奉献的灵魂
我们是城市建设中的普通劳动者
黧黑的脸庞，憨厚的笑容，是我们最质朴的模样

仰望天空，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如山海间的精灵
塔吊施工、架设光缆、索道检修……理想飞跃天堑
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璀璨的光华
俯瞰大地，一个个穿梭的身影仿佛勤劳的蜜蜂
浇灌沥青、铺设草坪、搭建桥墩……步伐铿锵有力
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编织多彩的人生
不惧挑战，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价值
微小萤光，也能交织成灿烂的星河
我们是改革浪潮中的实干争先者
勇立潮头，艰苦奋斗，是我们最明亮的底色

用热血与热情，点燃每一个闪光的日子
以品质与匠心，奠定立足于社会的基石
这个崭新的世界，召唤着我们努力拼搏
薪火相传，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巨变
传承创新，呼唤着永无止境的跋涉
这片辽阔的海洋，赋予我们昂扬斗志
党性凝聚人心，梦想创造未来
用智慧和汗水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我们是蓝色版图上的最美劳动者
不负青春，不负时代，是我们最炽热的誓言

时间的列车正呼啸着，向着下一个春天驰骋
海上花园城，让诗与远方有了更浪漫的定义
乡村振兴，海岛共富，建设现代海洋城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区梦连起中国梦
我们如潮水奔涌，追赶着经济腾飞的速度
我们如春风浩荡，展望着幸福美好的前景
让我们一起，致敬最美劳动者
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心香一瓣

故乡逸事

□刘小红

从上小学开始，在我们往返学校的路上，总能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衣衫褴褛，弯腰驼背，黑瘦矮小的后背上，长着一个大大的“背锅”，远远望去像一口黢黑大锅盘旋在整个大街的每一个角落。大家都叫她“小锅儿”。她总是用一双混浊的眼睛，从杂乱的头发里，惊恐地观察着这个世界，黑黄的牙齿从漏风的豁嘴里龇咧出来，整天莫名其妙地傻笑着，发出咿咿呀呀奇怪的声音，似乎在嘟囔着什么，又好似在愤怒地咒骂着这个世界。

雨雪天气，又是水又是泥，她整张脸更加模糊不清，只有眼珠不停地闪动着。随时握着一把脏兮兮的树叶，在手里不停地抖动着，烦躁呼喊指天跺地，那嘶哑的喊声夹杂着树叶的晃动声，如午夜风铃贴身而过，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们小孩子都很害怕她，远远看到便会飞快逃走躲起来。

每每看到我们仓皇而逃的样子，她竟然也咯咯咯地笑出声来，更加张牙舞爪地在我们身后追赶着。我们跑她也跑，我们停她也停，这样让我们更加恐惧，紧张地感觉心脏都能蹦出来。但是到底怕什么，我也不清楚楚。路过的大人看到，常大声呵斥把她赶走。可是没过多久，她又会跑回来。依旧在这条

路上不停地晃悠着。

恐惧之极我们便跑回家里问大人，那个疯子是谁？大人们说她是 from 外地逃荒过来的，要饭要到我们村，被一户好心老人收养，后来因为这户人家家境贫寒，便嫁给了“狗肠军人”。

“狗肠军人？”我诧异道。“是的，一个退伍的残疾军人。”

据老人们说，他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当过兵打过仗，肠子都被日本军刀挑了出来，为了活命，便换过一段狗肠。负伤后便回到村里，天气热光膀子的时候，大家还看到过他身上留下的多处伤疤。后来那个女人给他生了个白胖儿子，人们便开始叫他们“疯子妈妈”和“狗肠爸爸”。

这故事让我好奇，也让我害怕，更加不敢靠近仔细观察。各种复杂的情绪夹杂在一起，深深烙印在记忆里挥之不去。这样的纠结常常会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冒出来，把自己卷入一场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噩梦之中。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不安中度过。上学下学路过他家门口。总会先趴在墙根上左右张望，看到没有动静，才蹑手蹑脚飞速通过。生怕这个时候他们家会走出什么可怕的人。如果这时突然有人喊“疯子来了”，我们便如惊弓之鸟般一惊四散。大点的孩子看